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辛未。

諭內閣。此次調防天津之察哈爾蒙古兵二千名。行過京師。著派倭什訥。阿靈阿。前往德勝門外。彈壓照料每官一員。賞銀五兩。每兵一名。賞銀一兩。由廣儲司給發。並另行犒賞羊二百隻。由該衙門豫備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將先調之吉林黑龍江兵共二千名。令哈哴阿留兵一千名。在關防守。其餘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其續調之吉林兵一千名。派往錦州高橋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盛京駐紮。諒已遵旨辦理矣。現已派賽尚

阿為欽差大臣。馳赴天津。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勦事宜。著哈
哴阿將前諭留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飭赴天津。聽候
調遣。並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
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哴阿差
遣。該都統俟此項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
名。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儻逆船駛至盛京。距山海關不
遠。即著哈哴阿派副都統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接應。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十六日。將夷船再犯松郡。經總
兵尤渤擊退。該逆復以杉板等船。駛入泖湖。測量水勢。臣
飛咨撫臣。暨浙省加意防範緣由。馳奏在案。茲據寶山縣

令周恭壽探報。吳淞逆夷船隻。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又據署松江府王紹復稟報。十四日夜間聞上海城內。夷人鳴號。十五日巳刻。黑白鬼子。全行登船。其火輪大小船隻。即時駛出吳淞口外等語。查該夷日前由黃浦兩犯松郡。並分艅駛入泖湖。測量水勢。是直欲內犯省垣。今忽焉全行退去。雖前在吳淞接仗。曾被擊壞夷船四隻。轟斃夷匪三四百名。並入犯松郡時。經總兵尤渤連番擊退。但究未大受懲創。何以驟然駛去。其情殊為叵測。除一面札飭蘇松鎮總兵周世榮同知沈炳垣。帶兵前往上海寶山兩縣。安撫百姓。彈壓土匪。查明提臣陳化

成屍身。妥為棺斂。一面飛飭崇明狼山劉河福山各口岸。在防文武督勵弁兵嚴密防範。並咨明揚威將軍暨沿海各省大吏一體嚴防。

硃批自另有奸謀。殊堪髮指。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吳淞逆船。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等語。逆夷前在浙江。退出乍浦。旋即入犯吳淞。攻陷寶山上海。現在既由黃浦兩次欲犯松郡。並分船駛入泖湖。測量水勢。何以忽又全行退出。此必另有奸謀。寶山上海兩縣。不必添設重兵。趕緊修復。其前此遷徙民人。此時若遽行搬回。難保逆夷不復再來。轉得肆其擄掠。該督惟當飭令文武員弁。

小心防範。松江及省城一帶口岸。尤為緊要。不得因夷船暫退。稍形疏懈。至此次吳淞退出之船。是否仍在該處洋面停泊。或已駛往何處。着即飭令各口探明。飛速奏聞。陳化成屍身。務當查明下落。妥為棺斂。

壬申。湖廣道御史呂賢基奏。臣竊聞逆夷侵犯海疆。擄掠貲財。皆載回廣東香港裙帶路地方收貯。現已造樓七八十座。寮厰數千餘間。又於燈籠洲造礮臺一所。夷兵百餘人看守。售賣煙土。肆行無忌。該逆夷自稱為官最著者三名。贊避乜哩時蛤等堅是也。自稱為華客最著者兩名。馬儨遜。匪倫是也。夷人俱聽其指揮。無惡不作。凡新安東路

中路。各處渡船小艇。俱到彼處獻納陋規。方准出海。否則

刼貨留船。其兇横如此。新安紳士鄉民。志懷義憤。屢欲燒

船殺賊。奪其洋貨。絕其火食。而遲遲不敢舉動者。以有將

軍及地方官通商告示故也。且廣東漢奸。所在多有。而外

託於歸命投誠。內姿其懷欺挾詐。曾給銅頂者。惟盧景尤

爲首惡。其人熟習夷語。來往自如。包庇漢奸船數十隻。礮

械俱全。替夷運貨。而且駛入鄉村。搶刼擄掠。無所不至。其

餘漢奸船隻。自立堂名。如聯義堂。忠心堂之類。不一而足。

似此狡惡。爲害居民行旅不淺。若非嚴密查拏。何以詰奸

宄而安良善。應請

旨飭下將軍督撫。查訪拏究。實於粵省地方。大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逆夷擄掠貲財。載回廣東香港裙帶路收貯。現在該處建造樓房寨廠礮臺。其僞官最著者。為贊遜乜哩時蛤等堅。其幕客最著名者。為馬履遜匪倫。各處渡船小艇。均須獻納陋規。方准出海。否則被其刦貨留船。又新安士民。屢欲燒船殺賊。因該將軍等。出有通商告示。不敢舉動。其漢奸曾給銅頂者。惟盧景尤為首惡。其人包庇漢奸船隻。礮械俱全。替夷運貨。搶掠鄉村。其餘如聯義堂忠心堂。均為漢奸自立名目等語。逆夷占住香港地方。據為巢穴。通勒陋規。因該將軍等准其通商。以致被害士民。不能報復。又有漢奸助逆包庇。為之羽翼。如

果屬實。為害匪細。著奕山。祁墳。梁寶常。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

許稍有隱匿。其助逆之漢奸。既有姓名堂名。不難按名查拏。著

奕山等嚴密訪查。按律懲治。不准畏難姑息。

癸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本月十九日。接准軍機

大臣字寄。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當經降旨。著訥爾經額籌豫籌

堵禦。茲發去籌議防勦機宜各條。並著訥爾經額悉心斟酌籌

辦。欽此。臣查前於本月十四日。接奉

密諭。並鈔寄牛鑑原奏一摺。細審寶山接仗情形。海塘近濱大海。

該逆排列大船梶礮。對面交鋒。後路限於地勢。無可接應。

以致失利。此間各處礮臺。俱在內河兩岸。距攔江沙二三十里不等。該逆大船桅礮。勢不能及。與南省海上爭鋒情形迥異。地利實有可恃。正合

皇上指示機宜。當經遵

旨將一切籌備情形。分晰密奏在案。玆復詳閱

飭發籌備防剿機宜各條。謹將籌辦緣由。並於各條內參以己見之處。敬為

皇上陳之。

一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又大沽南岸。至山東連界之狼坨子一帶。後路接應。均用察哈爾馬隊兩條。又北塘北岸。

至洋河口一帶。後路接應。用吉林馬隊一條。又山海關秦
王島。後路接應。用黑龍江馬隊一條。查沿海地勢窪下。馬
隊安營。須擇高阜之區。又必聲勢相聯。遇有緩急。隨時可
到。方資應援。大沽迤南至狼坨子。計程二百餘里。若馬隊
一處安營。即在適中之地。相距亦有百里之遙。此後大雨
時行。荒灘泥淖。繞路馳驅。更屬紆遠。誠恐緩不濟急。似應
分為兩起。各擇就近之地安營。以期接應得力。查狼坨子
後路之齊家莊。上年曾經
欽差奏請安兵三百名。以備接應。距該莊六七里之羊兒莊。地形
高燥寬平。以馬隊五百名。於此處安營。則迤南至狼坨子。

迆東至趙家溝徐家溝張巨河等處地面。僅止三四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均可接應。又商各林地方。亦屬高燥寬平。以馬隊五百名。於此處安營。則迆南至驢駒河唐巨河馬棚口。祁口。迆東至葛沽大沽等處地面。亦五六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均可接應。臣等議如此。仍俟

欽差大臣賽尚阿來津。再行商定。至大沽北岸至北塘一帶。澗河至洋河口一帶。暨山海關秦王島三處。地面遠近不同。接應馬隊。應於何處安營。使處處均資得力。已分別咨商

欽差都統哈哴阿提臣胡超正定鎮向榮宣化鎮石生玉。各就地察看形勢。再行妥籌會議具奏。

一北塘北岸後路。尚須接應。擬由胡超酌撥陝兵一條。已
函商提臣胡超。酌撥數百名。以備臨時揀派妥員。帶領前
往。
一天津城內少井。向係取汲外河。總督臨時。似應移駐城
外之貿家口一帶。屯兵紮營。彈壓商船糧船一條。查天津
府城至大沽一百餘里。臣奉
旨駐紮郡城。設逆夷有警。處處皆須照料。即如前奉
諭旨。防遞夷書一節。臣屆時自須前赴海口。相度機宜。遵
旨辦理。至郡城之內。現在團練義勇。固結人心。布置均已嚴密。設
臨時專駐城外。又恐人心惶惑。防範疏懈。臣思各路扼要。

皆有大員帶兵防堵。臣擬臨時酌量情形。往來策應。不必[illegible]
[illegible]專駐郡城。亦不必專駐他處。變動不居。似為合宜。至商船
經由海河。節節有弁兵稽查。臣駐紮郡城。近在咫尺。上下
往來。亦均在海河一帶。足可鎮馭。糧船則並不經由海河。
另有派出員弁。專司彈壓催趲。至城內少井。因地俱斥鹵。
有水皆鹹。是以取汲河水。竊恐逆夷逼近城垣。城中乏水。
此萬有一然。不可不慮。而城西即係運河。不慮無水可汲。
臣惟慮該逆詭詐萬端。臨時或攜帶毒物。乘潮長之時。投
於河內。河雖寬大。而毒流易染。不可不防。臣擬臨時出示
曉諭兵民。汲水務在潮退之後。潮長不准取水。以防奸計。

一逆夷船載馬匹。似不專為上岸乘騎而設。且又多置竹人。或係火龍經所載真馬假人燒營之法。於上岸時發機衝突一條。查養馬必資水草。聞夷船行走海洋。淡水甚艱。（硃批：如此則又焉能有遠來可不畏）供人之外。諒不能再以供馬。且海浪顛搖。載越重洋。亦非易事。即使屬實。恐亦為數無多。臣沿海一帶。所挖陷坑。當可制此。緣馬既無人控制。不知趨避。必致全行墮入坎窞。設用人牽馬。從容驀越。我兵槍礮齊發。馬必驚逸反奔。且各營俱有籐牌兵丁。或不盡墮於坑。竟有越過馬匹。我兵即用籐牌滚刀。伏砍馬足。亦能制其死命。可無慮衝突燒營。如在於荒僻處所。潛行登岸。沿海有新建墩臺營房瞭

望之兵。有往來傳報巡卷之兵。處處聲息相通。一經瞭見。即用馬撥分頭馳報。附近營盤。或用後路伏兵。或用後路馬隊。就近馳往。相度賊之來路地勢。或從旁路夾攻。或於要路掩擊。足資抵禦。

一大沽北塘。南北坡陀高下處所。宜多設疑兵一條。查疑兵之計。必須隨機應變。使該逆不測虛實。臣前與鎮道籌議。於大沽南岸淺灘之上。故張旗幟。使逆夷望見奔赴。必可擱淺。我兵即相機攻勦。至大沽北塘南北兩岸。均係平曠。並無坡陀。惟產有蘆葦之處。可以擇地支搭做舊帳房。虛張旗幟。以為疑兵。容與

果若東能如此行事

八

欽差大臣賽尚阿會同商定。

一自澗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並沙岸漁戶。先期密遣人與之雜處。儻夷匪於空僻處登岸。劫令引導。即可誘入

一條。臣已密飭（朱批妥協）地方官暨帶兵將領。先期於兵勇漁戶之中。選擇實在親信有膽之人。臨時予以重賞。雜扮商漁。分布引誘。仍密屬加意隄防。勿致為夷所餌。

一大沽北塘。攔江沙外。夷船礮力。不能及我礮臺。必用杉板多隻駛入。以火箭火彈。焚擊臺上之兵。應設魚網綿被。禦其火箭槍丸。一條。臣查禦礮無過土袋土壘。前以武成永固試擊土袋九層。百步之外。止透七層。故避礮之法。必

以土壘為先。再以綿絮魚網。分擗其力。足資抵禦。前又奏明於各礮臺上。飭堆土壘橫直兩層。前一層用直。在各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各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料。復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裝藥裝子。皆有遮護。可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所有土壘等物。臨時俱用水浸濕。該逆火器。自不能傷及我兵。

一杉板駛入內河。或水底暗伏水勇。用計鑿沈船隻。又於岸上多設槍礮夾攻。或用火球火彈。焚燒其船一條。查燒船一節。臣已奏明。豫備網船百隻。裝載葦草。灑以硝磺桐

油。選備精壯有膽弁兵。擬黃夜帶領水勇。繞至夷船後面。乘風縱火。相機焚燒。可期得力。至杉板駛入攻勦之法。前摺已經奏蒙

聖鑒。惟暗伏水勇。鑿沉船隻一節。逆夷狡黠。未必任我鑿船毫無（朱批：[係屬不]）知覺。（[必至之事]）且鑿船亦非一時可穿。此間雖有素識水性之人。亦不能潛伏水底。經久不出。臣前奏明滿河沉鋪魚網入水五六尺。魚網柔輭牽纏之物。可以繳輪。可以罣柁。至於淺灘之上。則用木樁鹿角杈。刺其小船。使該逆縱有知覺。無可如何。我兵用槍礮乘勢攻勦。足可制勝。

一大沽海口。防禦嚴密。該逆不肯徑進。必於閒曠處所。用

小船載人。分起運送上岸。或佯於此處進兵。誘令我兵。用全力堵禦。實則於他處復用船運送礮位上岸滋擾。甚至夷兵登岸。繞至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總須先事豫籌一條。查該逆詭譎多端。聲東擊西。是其慣技。不可不加意嚴防。是以臣前奏澗河口一帶。即用北路之兵接應。祁口一帶。即用南路之兵接應。大沽北塘兩處大營。屹然不動。決不可舍此顧彼。以致該逆乘虛而入。至慮該逆用船運礮上岸一節。竊計該逆滋擾南省。非止一處。但聞其大船大礮得手。未言載礮上岸得手。昨奉

廷寄。

勑發揚威將軍奕經等所奏防勦事宜五條。內稱逆夷登岸。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槍。背插火箭。又該逆最畏撞礮等語。是該逆火槍火箭。不及我之撞礮。已有明徵。且沿海潮長潮落。近岸數里。泥淖難行。運一礮亦須費數十人之力。該逆當不為此遲鈍之事。即使奸謀難料。要不過炸礮等類。在空曠無人之地。既無所施。使其深入。則離船已遠。盛暑之時。又無水可以取飲。我兵自可相機攻擊。惟繞至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一層。最關緊要。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一面臨河。附近並無可以繞至後身之路。而礮臺各後路。層層安兵。既為礮臺接應。即以防其抄襲。且

查各失事地方。所稱繞至後路一節。皆係漢奸接應。此地無漢奸接應。尚可自信。再我以兩輪四輪小車。裝載礮位。爲各路兵丁前鋒。更以擡礮竹礮繼之。該逆即從後繞來。我開礮轟擊。彼之手中火器。未能及我。而我之礮火。早已及彼。必不能冒死前進。是其繞至後路者。我之接應之兵。[illegible]攻勦其前面之船。正可用礮臺上各礮轟擊。令彼水陸不能兼顧。攻打更見得力。總之前面有兵有礮。後路有兵有礮。在後者知礮臺之防守結實。無慮其攻犯。一意防其繞越上岸。正可乘其抄襲。併力勦捦。在前者知後路防禦嚴密。無慮其繞越夾攻。一意轟擊駛入之船。心定力堅。斷無

不得手。此攻守之實在情形也。至逆夷於偏僻海邊。運送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擊。勢必攖其兇鋒。應於岸上。設伏抄襲。並距村莊較近處所。擇地設伏一條。所論情形與此條及逆夷用船載馬一條。大畧相同。查沿海一帶。潮灘寬窄不一。非處處有岸可登。且該逆以船為巢穴。上岸滋擾。必思退步。決不於距營遼遠。村落俱無之處。奔去竄越。設竟於偏僻處所登岸。我之墩臺及傳遞兵丁。一經瞭見。即用馬撥分頭馳報。後路馬隊。及接應之兵。均各就近馳往。該逆在海岸荒灘之上。泥淖難行。又有陷坑阻遏。我兵即用擡礮竹礮鳥槍。趁勢轟擊。方見得力。其就近村莊。臣亦

已密飭各處帶兵將領。擇地設伏。以備夾擊兜捦。

硃批。細叅所議諸條。朕頗放心。即稍有斟酌之處。亦皆易易。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籌議防勦機宜十三條。朕詳加

批閱。所議均屬周妥。間有應行斟酌之處。已將原摺交賽尚阿

帶赴天津。著該督俟賽尚阿等到津後。再行會同叅酌。務臻盡

善。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五月十七日。將逆船全數退出

吳淞上寶兩縣地方等情。由驛馳奏在案。茲於十九日辰

刻。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

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飭令劉允孝兼程赴蘇署理等因。欽此。臣伏查此次收回各路散兵。除松江本營。飭令歸伍外。尚有四千數百餘名。蘇州省城。前派總兵王志元。帶徐州營兵七百名。安撫標兵三百五十名。漕河兩標兵共一千二百名。均在寶帶橋。蓑衣浜。扼要處所。安揷防禦。揚威將軍派撥之廣西兵一千名。尚未到蘇。其江甯旗營兵八百名。擬俟廣西兵到時。仍飭回江甯省城防堵。並由撫臣派員。堵塞近省泖湖要口。該逆斷不敢飛越內犯。其福山海口。由常熟昭文縣。排釘木樁。僅留一舟之地。以便民船出入。復經臣添派常州甯國兩營兵二百

四十名。前往守禦。劉河海口。由太倉州籌築土壩。查該處水道淺狹。大船不能駛入。復經臣派徽州潛山等營兵五百餘名。前往守禦。青浦地方。逼近松江上海。已派安慶營兵三百名。前赴該縣彈壓。嘉定地處腹裏。民情堅樸。各村自團義勇。不下萬人。並經臣派吳淞營兵二百名。在羅店地方。爲之援應。至臣駐紮崑山。所轄之三江口。白塔灣。並青浦縣所轄之黃渡各口岸。南達泖湖。北通太倉。東至上海。而爲近省要路。業調減運廢船。以備載石沈塞。杜其內竄。中留河面丈許。以聽民船往來。所有未經派出之各營兵一千數百名。均飭令分段設伏。層層豫備。至泖湖直達

省垣一路。據松江府稟報。探量水勢。除泖湖口門。寬三十丈。深二丈外。一入口内。湖水不過數尺。且有淺至尺許者。此該逆所以在橫羅涇斜塘。兩次探水。廢然而返。是其明驗。可無虞其駛入。惟查松江郡城。該逆兩次進攻。均被擊退。全賴總兵尤渤帶兵二千名。先期來松。深資保障。是此項勁旅。該郡民心。實恃以無恐。似未便分撥。以減兵力。藉可安頓人心。容俟湖北提督劉允孝到蘇時。再為面商一切。或尤渤仍駐松江。或劉允孝赴松。其尤渤所帶之兵。另行派調。總當因地因時。籌畫至當。不敢稍涉遷就。至前次奏明。咨調耆英。帶兵來蘇。並咨明揚威將軍。派兵應援。係

屬萬分緊廹。恐誤事機。是以一面奏請。一面咨調。現在逆
夷退出吳淞。江蘇各口。均經臣會同撫臣。相機擇要。分兵
防禦。已無慮其竄入。因思嘉興一郡。實江浙兩省之門戶。
適接浙撫來咨。浙省洋面。夷艘不少。自未便舍彼就此。轉
致不能兼顧。臣昨已飛咨該大臣。仍駐嘉興防守。並咨明
揚威將軍在案。茲復欽奉
諭旨。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來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
同籌辦。仰見
皇上綏靖海疆。務出萬全之至意。惟查目前情形。又有不同。所有
參贊一人。並耆英伊里布。均各有責成。似可毋庸來蘇。

牛鑑又奏。項據南匯縣探報。十五日酉刻。瞭見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該逆絕滅天理。大肆猖獗。憤懣實不可言。除飛飭崇明狼山兩鎮。加緊防禦。一面飛咨山東直隸督撫。一體嚴防。至提督陳化成屍軀。現據稟報。在葦塘尋見。舁至嘉定縣城。當囑令該縣營文武。妥為收殮。將靈柩護送蘇州省垣暫停。俟該家屬到日。遵

旨將

恩賞銀一千兩。由江蘇軍需局給發。照料扶送回籍。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退出吳淞。毋事徵調一摺。據奏江甯

旗營兵八百名。俟廣西兵到。飭回江甯防堵。泖湖要口。業已堵塞。松江郡城。尤渤帶兵在彼。足資保障。江蘇各口。已擇要防禦。請飭前派參贊。及耆英。伊里布。毋庸來蘇等語。已有旨諭知奕經。毋庸派參贊帶兵前往。並著耆英。伊里布自行酌定地方駐紮矣。尤渤現駐松江。俟劉允孝到後。再行酌量調派。另片奏。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已諭知托渾布。王明。備防哨探。並飭賽尚阿。訥爾經額。加意嚴防矣。惟江蘇海口紛歧。逆夷出沒無定。該督仍當加意嚴防。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牛鑑馳奏。羊山洋面。有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往山東直隸滋擾之意。所有山東防堵事宜。該撫仍當加意防範。毋稍疏懈。並著飛飭各口員弁。不時瞭探。如見有逆船向北竄駛。即著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將此諭令托渾布。並明知之。

又

諭。前因江蘇緊急。曾諭令該將軍派參贊一人。赴蘇協勦。本日據牛鑑奏。逆夷全數退出吳淞。江蘇情形較緩。著毋庸派參贊帶兵前往。仍由該將軍酌量浙省現在防勦情形。妥為布置。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奏。本年五月十九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有旨諭知耆英。令其暫緩赴粵。俟乍浦嘉興一帶。布置妥協。折回杭州省城。當已遵旨回浙。本日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提督陣亡一摺。覽奏憤恨之至。現在上海崇明一帶。勢甚危急。著耆英接奉此旨。迅即攜帶欽差大臣關防。與伊里布馳往江蘇會同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等因。欽此。竊奴才耆英前將折回杭州。及馳赴嘉興一帶。擇要駐紮緣由。於五月十一日。恭摺馳奏在案。嗣於十三日。行抵嘉興。察看地方情形。尚為安謐。惟大幫夷船。正在江蘇吳淞口停泊。並聞寶山上海兩縣。均已失陷。逆燄方張。恐各處港汊紛歧。難免乘機內竄。奴才耆英。當即移駐兩省交界之王江涇。扼要控制。

一面探聽情勢酌量應援旋據兩江督臣牛鑑咨稱已奏

請飭令奴才耆英帶領一二千官兵赴蘇防堵查嘉興駐

紮官兵無多究應帶領何項兵丁之處當往返咨商揚威

將軍奕經咨覆兩江督臣在案茲復續奉

諭旨命奴才等馳往江蘇會同督臣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奴

才伊里布甫接乍浦副都統印篆在嘉興一帶駐紮彈壓

當即來至王江涇會同星馳前往惟聞寶山上海夷船現

有退出吳淞口外之信是否意圖他往抑尚思去而復來

夷情叵測均難逆料奴才等到蘇後會同督臣牛鑑體察

情形妥商辦理

耆英等又奏。前經據報江蘇洋面。逆船停泊較多。奴才伊里布在省。與揚威將軍奕經商議。事關緊急。書寫單銜照會。戒其稱兵。責以失信。當差外委陳志剛馳送。迨陳志剛馳到江蘇。其寶山上海。業經失陷。該外委仍將奴才伊里布照會投交。該酋目即有覆文。內稱現已集兵。不得不戰。並有約實一處辦事地方等語。查該酋目。向來不通文理。今解其詞意。似約地會商。奴才耆英奴才伊里布。復再四熟商。以事更較前危迫。不得不設法辦理。隨商定發給會印雙銜照會。揀派外委陳志剛。廣東通識陳巢。令其星馳送往。今將所發會銜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然後該酋目如何覆信。再行奏
聞。
為照會事。玆於五月十五日。接到來文。均已閱悉。此事原
非微末之人。所能議論。所言約實一處辦事地方。是當之
至。不知約在何處。今本大臣將軍副都統前閣部堂專字
奏聞。如在浙江。即在鎮海。如在江蘇。即在松江。俟覆書到
日。定在何處。以便公同商酌。前往見面。兩國之事。
天必鑒之。若不實心相待。
天必罰之。須至照會者。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遵旨馳抵江蘇一摺。前有旨諭令該大

臣等馳往江蘇。相機妥辦。茲據奏稱。該逆約地會商。該大臣發給照會送往。尚未接該逆酋覆信。逆夷披猖日甚。現雖退出江蘇洋面。情殊叵測。前此覆文內既稱現已集兵。不得不戰。又有約實一處辦事之語。可見夷情詭詐。全不可信。著該大臣仍遵前旨。斷不可輕身前往。即該逆前來請見。亦不可與之會晤。儻有應行商辦之處。祇可令陳志剛等持書前去。免致墮彼奸計。如覆書內有分外要求。萬難應許事件。即與牛鑑一意防守。可勦則勦。當堵則堵。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是為至要。本日。又據牛鑑奏。夷船退出吳淞。蘇省水陸各要隘。業經分兵守禦。毋庸再事徵調等語。已有旨諭令奕經。毋庸派參贊大臣帶兵前往

矣。惟夷船雖退。逆情叵測。著耆英等相度現在情形。應於何處扼要之區。暫行駐紮。以資接應。務即妥籌辦理。

又

諭。本日據耆英奏。馳赴江蘇一摺。前經伊里布書寫照會。令陳志剛馳送。責其稱兵失信。該逆覆稱既已集兵。不能不戰。復有約地會商之語。可見逆情叵測。全不足信。已諭知耆英等不可前往會晤。如該逆有分外要求事件。萬難應許。即會同牛鑑一意勦辦矣。該大臣到津後。著與訥爾經額力籌防堵。儻逆船北駛。即行相機勦辦。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本日又據牛鑑馳奏。十五日酉刻。瞭見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

滋擾山東天津情形等語。著賽尚阿訥爾經額加意慎防。毋稍
疏懈。耆英牛鑑片各一件。著一併鈔給閱看。
甲戌。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臣前因逆夷闖入吳淞寶山
上海。相繼失守。並逆船駛往松江。旋即退出。即經先後具
摺。由驛奏
聞在案。茲本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
十五日。奉
上諭。逆夷侵犯寶山。縣城失守。寶山上海。一水可通。不可不加意
堵禦等因。欽此。伏念寶山失守。在臣負疚已深。迺蒙
皇上曲賜優容。尚不遽加譴責。並荷

指示機宜。跪誦之餘。感悚交集。其上海失守以後。所有一切情形。

前已恭摺奏報。惟該處存貯餉銀。雖經蘇松太道巫宜禊

運赴松江。而軍火器械。業經散失。現據署右營遊擊封耀

祖稟稱。該逆將上海銅礮。搬運上船。鐵礮全行毀壞。所貯

加工火藥。僅賸空罈。查吳淞塘岸。安設洋銅大礮尤多。自

必悉資寇用。上海礮則已蕩然無存。聞之實增憤懣。前

據松江寶山等府縣探報。十四日夜間。上海城內夷人鳴

號。十五日已刻。黑白夷人。全行上船。其火輪大小船隻。當

時駛出吳淞口外。惟有現修擊壞之船四隻。風聞須俟十

八日開行。內有兩隻。修不成功。即拆板片沈沒。並檢出夷

屍二百餘軀。另用腳船裝載。均即退往距寶山城十里之洋面停泊。該處探報。似有開往崇明之謠。查該逆前次在吳淞接仗時。雖經官兵擊壞夷船四隻。轟斃夷匪數百名。究未大受懲創。況數日之內。連陷二城。復又兩至松江。並闖入泖湖。測量水勢。何以不旋踵即行全退。現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會。鎮海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四十餘隻。內有夷馬數百匹。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嘯及呂宋等國。開往上海天津等處窺伺。並據南匯縣稟。五月十五日。夷船四十餘隻。內火輪船四隻。自羊山洋面。往北駛去。又據常熟縣稟。十七

日。有二桅夷船一隻。在於錢涇海面游弈各等情。是其心懷叵測。殊不可問。此時上海商賈。已照常開市。人民遷徙者。亦漸次搬回。該逆前進上寶兩縣。因商民播遷不少。是以擄掠無多。並無傷人及姦搶婦女之事。第該二縣被其蹂躪。撫綏彈壓。事有兼資。臣與督臣。已飭委員馳往。體察情形。分別妥為經理。此外沿海各口。及凡通達內河。均已節節設防。並於扼要處所。盛載土石。鑿沉折造糧船。仍於中間留出口門。俾民船往來。無虞梗塞。茲復仰蒙

恩旨。飭令

欽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來蘇。所有防守事宜。容臣會

同安協籌辦至蘇省前因兵力單薄已調撥徐州兵七百名揚州營兵二百五十名收集河漕兩標兵一千二百名又由揚威將軍派來江甯滿營兵八百名尚有廣西兵一千名未到足資調遣而壯軍聲前此省城居民因該夷大䑸船駛入泖湖口內頗覺驚心間有搬移他往者經臣出示曉諭毋得相率效尤兹逆夷退出吳淞臣復剴切示知令其旋定安集日來民情已極静謐堪以仰慰

宸廑第浙洋夷船現已逐漸增添且有前往天津之謠據南匯縣探報船多向北駛去復稱欲犯崇明又有直達揚子江之說臣已會同督臣先將江甯滿營兵八百名飭赴鎮江駐

勢該逆行蹤詭譎難保非聲東擊西而既有此謡自應飛
馳奏報除洛明江甯將軍京口副都統並飭屬小心防範
外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山東奉天各督撫將軍一體嚴防以為有備無患之
計
程矞采又奏臣正在繕摺拜發間接據寶山等處探報十
九日吳淞口外又到大小夷船十餘隻內有昨已北駛之
船今又駛回共船四十餘隻截留沙船烏船十餘隻每船
拉去兩人等情查該逆行蹤無定前次上寶兩處毫無所
獲難保非復圖進口滋擾現飭將收集官兵於寶山羅店

一帶及上海之東溝地方。嚴加守禦。其餘福山劉河等處。
並飭一體嚴防。即內河港汊。亦俱層層布置周妥。現准
欽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咨會。已遵
旨星馳來蘇。統俟到日。即會同督臣妥為籌辦。
諭軍機大臣等。程矞采奏。逆夷全數退出吳淞口一摺。覽奏均悉。
該逆雖已退去。詭譎萬端。情殊叵測。前此寶山上海。遷徙已空。
是以逆夷旋入旋退。此時正可作堅壁清野之計。儻急於修復。
又生逆夷覬覦之心。難保不去而復來。轉墮奸計。著仍遵前旨。
曉諭居民。俾知利害。昨因牛鑑奏。水陸要隘。業經分兵守禦。毋
庸再事徵調。已有旨諭令耆英伊里布。相度現在情形。暫行扼

要駐紮。以資接應。所有防堵事宜。仍著會同牛鑑商辦。至揚子江為南北要道。關繫緊要。其餘各處港汊口岸。亦多與內地相通。著程矞采。分派將弁。扼要防守。其有應行堵塞者。均著設法辦理。勿令逆夷內犯。該逆既有欲犯崇明之謠。該處孤懸海外。亦著互為聲援。聯絡一氣。庶該逆不敢攻犯。又另片奏。接據寶山等處探報等語。逆夷大小船多隻。現將北駛。已有旨諭令山東天津。一律防堵矣。

又

諭。前據劉允孝奏。遵旨管帶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蘇。與牛鑑商辦防守。現在逆船既有北駛之信。著劉允孝無論行抵何處。

接奉諭旨。即管帶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東登州。會同托渾布。麟魁。商辦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將此諭令劉允孝。牛鑑。知之。

又

諭。昨因牛鑑馳奏。夷船四十餘隻北駛。已有旨諭知托渾布等加意防範矣。現在登州一帶海口。正當喫緊之際。本日已由六百里加緊。諭令劉允孝。將所帶前赴蘇州之湖北精兵一千名。迅速管帶。改赴登州。以備防勦之用。著托渾布。麟魁。俟劉允孝到後。妥為商辦。擇要防守。務遵前旨。不可與該逆海面交鋒。毋稍疏虞。將此諭知托渾布。麟魁。並諭令王明。知之。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為畿輔重地。關繫緊要。訥爾經額身膺疆寄。自履任以來。朕屢加訓諭。示以海防事宜。辦理已臻周密。昨因賽尚阿曾經兩次到津。地方情形較為熟悉。且有與訥爾經額面商事件。又以蒙古馬隊。必得通曉語言之人。方可指揮如意。是以派巴清德。那桑阿帶領。即令賽尚阿作為欽差大臣。統率前往。並非該處軍務。皆歸欽差大臣一人總統也。賽尚阿到津後。自能與訥爾經額和衷商榷。期於共濟。惟講求固須盡善。而責成不可不專。所有軍營一切調度。訥爾經額自應與賽尚阿公同酌商。而責成則專在訥爾經額。馬隊一切布置。賽尚阿亦

應與訥爾經額公同酌商。而責成則專在賽尚阿。不可推諉。亦不可將就。至將弁兵丁。亦須先期剴切曉諭。所調之兵。無論本省外省。馬隊步隊。必應聯為一氣。彼此相顧。不得爭功嫉能。强分畛域。亦不得坐觀成敗。致誤事機。果能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自然勠力同心。一舉可以制勝矣。將此諭知賽尚阿訥爾經額。並諭令哈哴阿巴清德那桑阿周悅勝胡超陳金綬石生玉向榮等知之。

又

諭。現據程矞采奏。浙洋夷船。逐漸增添。有前往天津等處窺伺之謠。所有盛京直隸山東各海口。務當隨時偵探。加意嚴防。不可

稍留疏隙。是為至要。程矞采摺。著鈔給閱看。

丙子。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竊查𠸄逆船隻。前雖半向北駛。滋擾江蘇寶山上海等縣。而據象山縣營陸續禀報。自西南外洋夷船駛來者。先後約有四十餘隻。均先向定海停泊。其船形式不一。並載有馬匹。據報二百匹。或數百匹不等。船中夷人。形狀衣服。均各不同。亦有與逆夷少異之處。或稱𠯿𠸄天竺等國。或稱呂宋咈𠸄晒等國。𠸄逆俱相待甚恭。並供給食用。是否由𠸄逆糾合前來。祇以遠隔海洋。差探小船。不能久停確查。尚未探訪切實。奴才等前次亦因鎮海定海兩處逆船較少。即密札

上虞慈谿。前路各文武員弁。及鄭宗凱。鄭鼎臣等。豫備相機暗中勦襲。乃招寶山停泊夷船。雖止二隻。而金塘橫水各洋面。距招寶山均屬甚近。時有夷船十餘隻或二十餘隻。忽南忽北。往來游弈。定海大衢頭鹽倉竹山門。五奎山等處。各夷船間雜停泊。各國貨船。亦在其內。均係倏往倏來。轉徙無定。是以水陸兩路。我兵均未便輕動。致有疏虞。近日又據探報。大衢頭有火輪夷船二隻。被礮擊壞。現在日夜修補。又有小船數隻。裝載夷人屍首。每五屍一捆。計有七十餘捆。自北駛至鎮海。乘夜掩埋。又據報自定海開去夷船三十餘隻。均掛帆北駛。又招寶山外。夷人新到船

十七隻。亦向東北駛去。其滿山洋面。舊停夷船三隻。現據象山縣營稟報。又皆向外洋駛去。俱不知其何往。除駛出夷船。及在江蘇洋面遊弈各船外。此時鎮定兩處。尚泊夷船二十餘隻。其北駛各船。是否歸併江蘇洋面。抑係徑赴沿海迤北口岸。逆情叵測。實難料度。並查吳淞夷船。於攻陷寶山上海後。連次進犯松江。開放大礮。翼長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拒守。逆夷見我兵隊伍整齊。防備嚴密。旋即卻退。而又向西南駛行。意圖分竄。奴才等接據探報。查松江與嘉興地界相連。該逆船隻既駛向西南。尤宜預為防範。當即札飭嘉興防守各員。加意守禦去後。茲接兩江總

督牛鑑咨稱上海寶山大小夷船於十五日全行退出黃浦兩城逆夷亦俱退去該逆船現駛至吳淞口外桅挂白旗在烏船洪等處停泊等語奴才等現已飛咨沿海督撫一體預防並嚴飭分守口岸文武員弁實力防守毋稍疏懈至蘇省松江一帶前次警報緊急奴才等即令總兵尤渤飛速帶兵二千前往應援仍恐該省兵力尚單復將江甯旗兵八百名撥赴蘇州接應現在

欽差大臣耆英駐紮江浙交界之王江涇地方扼要控制奴才又將新到之廣西前起兵五百五十名撥至嘉興其未到之後起兵四百五十名亦行文札催徑赴嘉郡一併聽候該

大臣差遣。共計由浙江調赴蘇省官兵。已有三千餘名。茲
復欽奉
諭旨。江蘇軍務緊要。著奕經酌派參贊大臣一人。帶領弁兵。馳往
江蘇。會同牛鑑竭力防守。欽此。奴才等自應遵
旨辦理。惟是浙省調到官兵。共計一萬四千餘名。陸續撥赴蘇省。業有三千餘名。浙省應防口岸。約有十餘處。在在喫緊。派撥分防。已屬兵分力單。現在上海夷船。既皆退出吳淞口外。似江蘇情形。尚不至十分緊急。奴才等公同商酌。吳淞洋面。本與乍浦尖山。地界毘連。夷船現停鳥船洪。若稍向南駛。即係乍浦。此時

欽差大臣耆英。應與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由嘉興馳赴江蘇。辦理夷務。參贊大臣亦須一人帶兵赴蘇防堵。奴才奕經特依順又皆應駐省城。設乍浦尖山有警。省中並無帶兵大員。可以派往調撥。亦屬可慮。查嘉興迤北之王江涇地方。距松江不過百餘里。較之由蘇州至松江。程途轉為稍近。距蘇州省城。僅止百里。而去乍浦尖山兩處。亦均在二百里內外。實為適中扼要之地。參贊大臣齊慎。擬即前往該處。暫為停頓駐紮。如上海松江一帶。再有警報。來往不過一日。即可趕到。尚不致有遲誤。而乍浦尖山。亦可借資控制。至應帶弁兵。除廣西頭起官兵二百五十名。已赴嘉興

屯紮。三起四起兵四百五十名。尚未報到。已札催馳赴嘉
興。聽候差遣。奴才齊慎。即帶領現到之廣西二起兵三百
名。並參將張富隨同帶領四川松潘鎮兵五百三十名。星
夜馳赴王江涇。以資守禦。現在巡撫劉韻珂。患病告假。奴
才奕經。即遵
旨會同參贊大臣特依順。護理巡撫布政司常恆昌。妥商防守事
宜。斷不敢稍有疏忽。上廑
聖懷。再江寗旗兵八百名。已抵蘇州省城。現又札飭撤回江省駐
防。合併陳明。
奕經等又奏。竊四月二十七日。准軍機大臣寄到。四月二

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浙江提督余步雲。著即革職。交奕經傳旨鎖拏。派委妥員押解送京等因。欽此。伏查已革提督余步雲。由鄉勇出身。自嘉慶年間。身歷戎行。四十餘年。渥受

國恩。榮膺繪像。前因嘆逆滋擾浙東。占據定邑。於二十年八月。特

奉

諭旨。調赴浙江。隨同辦理防勦事務。旋於十二月奉

旨調任浙江提督。是統制軍師。激勵將士。為其專責。迨至次年二月。收復定海。八月。逆夷復來攻撲鎮海。余步雲係久歷戎陣之人。即使浙省兵丁素習輭弱。亦應設法督飭。盡力抵

鄉。何得輒以兵力不支。金雞山已失。招寶山下夷船用大

礮三面轟擊。士卒潰敗。遽爾退走。雖復駐守上虞。俾曹江

一帶。不致有失。嗣於大兵進取甯郡時。亦知愧勵。該標兵

丁。先請奮勇隨同前進者。尚有千餘人。究竟功難掩過。奴

才等接奉

諭旨。即先密札余步雲。現有交辦事件。迅速來省。並飭將提督事

務。及本標官兵。安置妥協。委員代辦去後。該革員遵即來

省。奴才等面宣

嚴旨。該革員惟有伏地搶頭。慚悚欲死。自稱辜

恩溺職。叩求解京治罪。奴才等。一面將提督印信。齎交新任提督

段永福祇領任事。一面派委題補嚴州府知府王壽昌。帶同守備劉奇。把總羅得將余步雲鎖拏進京。交刑部聽候傳訊。至定海鎮海甯波三城失守。究竟何路首先潰散。官兵有無傷亡。惟據浙江參將張從龍。林亮光。都司何一鵬。守備金大勇。稟報。鎮定接仗時。受有重傷。奴才等均經傳見。張從龍頭面兩手。俱帶火藥燒傷。手指拘攣。現仍不能屈伸。林亮光面帶刀傷。項受礮傷。左腿刀傷。何一鵬面帶火箭傷。兩腿均受鎗傷。現在步履尚不利便。金大勇脇帶有礮傷。此外各官兵傷亡若干。並究係何員帶領何隊。由何處潰散。奴才等現已札飭新任提督段永福。詳細確

查。毋稍含混。一俟查明。即將首先潰散之員弁兵丁。傷亡確數。以及此次乍浦失事官兵。並各文員。一併分別開單。

請

旨從重治罪。以肅戎行。

奕經等又奏。再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據裕謙家丁余升稟稱。提督余步雲。心懷兩端。並據江甯城守副將豐伸泰稟稱。曾見余步雲上城。與裕謙附耳密語等語。本日已降旨令劉韻珂將豐伸泰調赴省城等因。欽此。又於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余步雲於鎮海失守時。退回甯波情節。查與裕謙

家丁原禀不符。並據謝朝恩之子候補縣丞謝榮光稟稱。該員
先奉鹿澤長委令帶領鄉勇。在金雞山後小夾港防堵。旋奉江
南候補知府黃冕將鄉勇撤回。令同官兵在沙蟹嶺防堵。迨至
接仗時。夷匪由小夾港上岸。以致勢不能支等語。小夾港地方。
先經鹿澤長飭委謝榮光率勇防堵。何以黃冕忽令撤退。著詳
細查明。毋稍含混。黃冕現已回蘇。並著該將軍等於路過江蘇
時。即將該員傳訊確情。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因彼時進
兵在即。當將前次定鎮兩城退敗情形。未能倉猝查辦。暫
緩提問各等情。節次據實奏明在案。茲復奉
諭旨。將余步雲鎖拏解京。審訊治罪。伏查家丁余升所稟各情。既

與巡撫劉韻珂確查情形。先後不符。所有候補知府黃冕。及家丁余升自應解京。聽候審訊。奴才現已行文浙江巡撫。將黃冕余升一併派員押解進京。歸案訊辦。其謝朝恩之子謝榮光。副將豐伸泰。及家丁余升原稟內尚有知縣葉堃共見共聞之語。該員等是否尚須到案備質。應候刑部提傳到日。再行飭令赴部對質。

諭內閣。余步雲現據奕經等派員解京。俟解到時。著交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嚴訊。定擬具奏。候補知府黃冕。裕謙家丁余升著一併歸案質訊。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查探近日夷情。商令參贊大臣帶兵就

近控制。並遵旨將余步雲派員解京各一摺。余步雲現已派員解京。所有從前三城失守。究由何路首先潰散。其帶領各兵係何將備。官兵傷亡若干。著仍遵前旨。與乍浦失事情形分別查明具奏。段永福甫經到任。必當飭令確查。無所用其回護。又另片奏已將候補知府黃冕及裕謙家丁余升由浙江巡撫派員解京。著俟到京時。歸案訊辦。參贊大臣齊慎。即照議帶兵駐紮王江涇扼要地方。如江蘇有警。迅速前往應援。該處距江浙乍浦尖山等處。均在二百里內外。亦應一體互為聲援。藉資聯絡。至定鎮兩處夷船漸少。其應如何設法勦襲牽制之處。仍著奕經等妥籌辦理。勿失機會。未到各路兵丁。著即嚴催。擇要安置。

又

諭。朕料逆夷如果上岸逞兇。必用車載礮。或單輪。或雙輪。推運而前。天津海口一帶。泥淖處所。不能行車。其有海岸可以行車之處。應如何防範堵截。俾該逆礮車不能運轉前進。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會同察看。妥議辦理。迅即具奏。

又

諭。天津防堵。現當緊要之時。來往商船。尤宜加倍認真查察。聞向來各處貨船到津。多在六七八數月內。閩船到在六月。粵船到在七月。茲聞近數日間。已有粵船多隻到津。較往年更早兩月。且在閩船之先。粵省商船。與暎夷熟識者多。難保無漢奸在內。

稽圖勾引。此等貨船到津之時。應如何派員稽查。令於何處停泊。不可稍涉疏虞。致有勾結情事。亦不可遇事挍求。致安分商民。轉滋擾累。著訥爾經額悉心籌議。嚴密稽查。如有形跡可疑之人。即應切實根究。杜其交通之路。勿生隱患。是為至要。

六月。戊寅。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㤗寶

常奏。竊奴才等前奉

諭旨。嘆逆來往船隻。必由閩粵各洋經過。有無逆船自粵赴浙。抑或有逆船由浙南駛。經過該二省洋面之處。著即探明。隨時由驛迅速奏報等因。欽此。當經奴才等於四月二十七。三十等日。將查探逆船來往情形。疊次奏報在案。查前次奏報。泊在

粵洋逆船。除駛往閩浙十三隻外。截至四月二十五日止。

尚有四十隻。嗣據該管營縣陸續稟報。四月二十七日。新

到裝兵船四隻。中巡船二隻。二十八日。新到裝兵船二隻。

二十九日。又新到裝兵船四隻。均泊尖沙嘴。另有二號火

輪船一隻。係上年八月內赴浙。亦於四月二十八日。駛回

尖沙嘴。並查出上年十月內。復回三角洋面中巡船一隻。理

合補報等語。奴才等查得該逆船續到十四隻。合之四月

二十五日以前。所泊四十隻。共計五十四隻。是否由粵東

駛。飛飭該管文武員弁。逐細查明稟報去後。茲據各該處

續報。除前報駛往閩浙逆船十三隻不計外。其自四月二

十四日起。至五月初四日止。又有大巡船一隻。中巡船六隻。小巡船三隻。裝兵船二十二隻。十號火輪船一隻。均於四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五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自尖沙嘴起碇。駛出老萬山東駛。又有由浙駛回尖沙嘴之二號火輪船一隻。經夷目吓嗼嘶嗎唎嘩二名管駕。該船於五月初六日。出老萬山東駛。以上巡船裝兵船火輪船共三十四隻。陸續出老萬山東駛。採係前往閩浙。另有夷目吐嘘一名。管駕嘖啐咍喱巡船一隻。先據新安縣稟報。該船於五月初四日。自校椅洲西駛。探係駛回本國。續據澳門同知稟報。該夷目管駕該巡船。係於五月初六日。出老萬

山東駛。即與夷目吥嘆嘣嗎唎嚦二名。均赴浙洋各等情。

奴才等。伏查本年四月十六日以前。逆船由粵東駛者。僅止六隻。乃自四月十八日。嘩𠿉巡船。自浙駛回以後。旋於四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等日。出老萬山東駛者八隻。自四月二十八日。二號火輪船。自浙駛回以後。旋於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二。初三。初四。初六等日。先後出老萬山東駛者三十三隻。統計該逆兵船巡船火輪船除夷目吐嘧管駕巡船一隻。是否駛回本國。抑係駛赴浙洋。另行確切查明外。其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止。先後共出老萬山東駛者四十七隻。且有夷目吥嘆嘣即嘆嗐嘀及嗎哩嚦二名。即

隨二號火輪船。跟蹤駛往。並探得新到大巡船內。載有番婦番孩一百餘名。安置裙帶路夷樓居住。其裝兵船內。約載夷馬二百匹。及礮車等項。揣度該逆情形。或因在浙與大兵接仗。是以嘩喻巡船。及二號火輪船。駛回粵洋報信。旋將四月內新到兵巡火輪各船。開駛赴浙。肆其豕突。亦未可定。但夷情叵測。或逕駛往浙省甯波乍浦等處。抑或分駛廈門。上海。天津。一帶各海口。肆行滋擾。難以逆料。且風聞該逆船。亦有駛往臺灣之信。均應加意防堵。以備不虞。除飛咨揚威將軍並沿海將軍督撫。一體嚴加防範外。查現在粵東洋面。自二月以前。到泊各船。截至五月初六

[硃筆上] [硃筆上]

日止共計逆船六十七隻除已起碇東駛者四十八隻計
尚存逆船十九隻其二月以前來泊逆船十六隻仍泊於
九洲三角潭仔內零丁尖沙嘴各洋面其嗶喻巡船一隻
十四號火輪船一隻及四月二十二日新到裝兵船一隻
據報向咖嗯嘛及校椅洲等處駕駛尚未駛出老萬山誠
恐該大幫逆船不久仍由各處駛回粵洋奴才等隨時激
勵兵勇嚴密防堵如有可乘之隙自當相度機宜妥速辦
理仰慰
宸廑再查逆夷巡船有大中小三等專為接仗而設大巡船載礮
七十餘門中巡船載礮四十餘門小巡船載礮二十餘門

其裝兵船則僅有礮十門八門及四門兩門不等係為夷兵居住及裝載火食之用

奕山祁墳梁寶常又奏再奴才等正在拜摺閒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據耆英奏乍浦夷船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著奕山祁墳梁寶常怡良劉鴻翱嚴飭隨時哨探其唤夷船隻有無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伏查乍浦夷船二十餘隻於四月十八日駛往東南外洋如果由廣東洋

面經過該營縣必有探報現查四月十八日以後由浙駛
回僅有嗶喻巡船一隻及二號火輪船一隻除此再無由
浙駛回之船奴才等嚴飭文武員弁隨時哨探並分遣商
漁各船出洋瞭望如該逆船隻有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
者再當隨時迅速奏報至現在粵洋尚有逆船十九隻其
停泊香港附近之尖沙嘴者不過六七隻其餘仍在九洲
三角潭仔內零丁各洋面往來遊弈不定並探得該夷自
去年冬間至今在香港裙帶路造有夷樓五十餘間居住
將原蓋蓬寮盡行拆去
祁𡎴梁寶常又奏竊臣等自到廣東辦理軍務以來所有

支用及收存銀兩數目曾於上年四月十一月兩次恭摺
具奏嗣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奉
諭旨飭令將廣東軍需銀兩通盤籌計據實奏報復經查明出入
各款數目截至本年二月初八日止連前共用過銀三百
九十萬零二千八百七十九兩計尚存銀一百二十七萬
一千二百餘兩並聲明每月約需銀二十餘萬照應存銀
數覈計至六月尚可敷用於二月十七日專摺覆奏在案
自前項具奏後迄今又閱三月臣等隨時極力撙節凡非
不可少之需概從節省計自二月初九日起至四月底止
續又用去銀五十九萬四千一百餘兩連前三次具奏共

用過銀四百四十九萬六千九百餘兩。約計每月用銀。在二十萬以內。現照前奏應存銀數計算。尚應存銀六十七萬七千一百餘兩。另本省外省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粵省藩庫報捐。有已上兌銀一十七萬五千五百餘兩。係屬前奏未經列入之項。統應歸於軍需項內備支。合計共應存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餘兩。再查填塞省河。及修築附省水陸礮臺各項工程。已經報竣。外省留防官兵。亦已分別撤回。所留廣西防兵一千七百四十七名。又調到本省協防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一員名。所需餉銀無多。惟大礮尚須添鑄。而給發壯勇口糧一項。為數仍鉅。原募水陸各

勇三萬餘名。前經奏明。裁存二萬六千餘名。現復陸續裁撤。止存二萬有奇。仍隨時察看情形。酌量撤退。以節經費。此後每月用度。較前有減無增。如無意外之需。可敷至九月支用。臣等惟有激發天良。欽遵

諭旨。隨時通盤籌計。覈實支銷。認真撙節。以仰副我

皇上鄭重軍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探逆船情形一摺。據奏粵東洋面。自二月以前。至五月初六日止。共計逆船六十七隻。除起碇東駛者四十八隻。尚存逆船十九隻。其新到巡船內。載有番婦番孩。裙帶路。造有夷樓五十餘間。裝兵船內。載有馬匹礮車等項。覽

奏均悉。逆夷於香港裙帶路地方。公然建造樓房。安置婦孺。顯有久據之意。該將軍等相度情形。於能於逆黨聚居之處。掩其不備。乘間縱火焚燒。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惟廣東漢奸最多。務須密為布置。懸立重賞。招致義民。斷不可稍露風聲。致逆夷豫為準備。又祁𡎴梁寶常奏。夷務用過銀數一摺。據奏水陸各勇。尚存二萬有奇。既不用以攻勦。未免徒糜糧餉。著奕山等勤加訓練。簡其精壯勇敢者。暫留調遣。其老弱無能者。即予裁汰。庶幾項不致虛糜。兵勇悉成勁旅。所奏現存銀兩。及每月用度。務當力加撙節。可省即省。著仍遵前旨。不得過十萬兩之數。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據耆英奏。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著奕山祁𡎴梁寶常。怡良劉鴻翺。嚴飭隨時哨探。其𠸄夷船隻。有無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等因。欽此。伏查𠸄夷船隻。往來不必皆有定所。往往潛至各處遊奕。沿海各營。祇就瞭望所及。據以稟報。亦有帆影模糊。不能辨認者。雖在深水外洋。為此間商漁船所不能到。而伊等日夕來往。其間聞見較易。臣等先經飭令沿海文武員弁。加意瞭

探。除上次奏報外。嗣於四月二十五日以後。陸續存記。均係從各海汛經過。並未停泊。或有暫時寄碇。旋即開行。是以鼓浪嶼所留之船。亦此來彼去。進出無常。多時或至十二三隻。少亦有七八隻之數。並無滋擾情形。經廈門同知同安縣及各營汛隨時探報。亦不能得其實在消息。大約在此之夷。均聽在浙逆目號令。據稱自浙至此。不過二三日即到。呼吸相通。互為應援。其計陰狡之至。惟有嚴為防堵。機事慎密。仍遵

旨分遣殷實謹愿商漁船隻探報。得有確信。即行上

聞。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續查南北駕駛夷船。經過閩洋隻數一摺。據稱英逆船隻。往來無定。鼓浪嶼所留之船。多時或至十二三隻。少亦有七八隻之數。大約均聽在浙逆夷號令等語。該逆滋擾江浙。聚集逆船多隻。倏行退出外洋遊弈。閩省呼吸相通。且現有停泊夷船。即難保其不伺隙復行滋擾。著該督等督飭員弁嚴密防範。如有可乘之機。仍酌量妥為勦辦。其沿海地方。務當恪遵前旨。申明例禁。認真稽查。毋許內地民人私與往來。代銷貨物。慎勿再事縱容。是為至要。嗣後夷船有無增減。仍著分遣商漁船隻。隨時探報。得有確信。即行據實具奏。

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麟慶奏。查勘海口。晝夜巡防等語。黃河灌河射陽湖海口三處。均關緊要。現在重運漕船。連檣北上。難保逆夷不心存窺伺。更恐內地奸民。潛相勾結。不可不加意嚴防。著麟慶於漕艘經行各處。嚴密稽查。並著督飭弁兵。晝夜瞭探巡防。不可稍疏。遇有情形可疑之漢奸。尤當盤詰嚴拏。認真究辦。其河營各兵丁。務須勤加訓練。以壯聲威而資彈壓等因。欽此。伏查江蘇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漕船。均已渡黃。現在湖南三幫。亦已提催抵壩。即日灌放。連檣北上。逆夷無從窺伺。惟水手短縴。人數眾多。恐有奸匪溷跡。前奉

諭旨。設法嚴防。臣即欽遵籌議。飭屬加意稽查。專派河標中軍副將秦攀蕃。在黃河以南。董率彈壓。其渡黃重船。飭委前署副將事松江營遊擊安振國。押送出境。諭令見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即拏究。至臣標所轄黃河灌河射陽湖海口三處。自唊夷滋事兩年以來。疊飭該管將弁帶兵巡防。昨准督臣裕會。寶山上海。均已失守。賊氛愈近。查黃灌等海口外雖有大沙攔護。逆船不敢駛近。而杉板小船。難保不潛來窺伺。防範尤應加嚴。除飭廟灣佃湖二營。上緊巡防瞭探。並諭河葦各營將所選河兵。勤加團練。以壯聲威而資守助。俟湖南幫船。催過中河。即飭委淮海道趙廷熙親往

督巡。以期周密。至漕運經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入江要隘。則以江陰縣鵞鼻嘴為最。惟該處江面甚窄。對岸礮力可及。且下伏礁磯。水路曲折。南岸山勢陡峻。有險可憑。迤上則有圌山關。及焦山象山。層層鎖鑰。臣於本年二月。赴揚州時。見現署兩淮運司前常鎮道但明倫。與之詳論沿江形勢。該司曾周歷相度。即言長江雖為天塹。而由海門入江之路。阨險守禦。必當以鵞鼻嘴為先。臣復詢之卸署狼山鎮總兵事河標副將春舉等。所論亦合。茲據該運司會同常鎮道周項稟。請添兵裹糧。前往鵞鼻嘴駐防。極中肯綮。可期得力。至瓜洲江口內河道。屬

臣管理。其揚州營向歸督標。淮安營向歸漕標。臣惟當督

同該管道。隨時小心籌防。並嚴督漢奸。以冀仰副

聖主諄諄訓戒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嚴防海口。並覆陳漕運經行各處情形一

摺。南河所轄黃河。灌河。射陽湖。三處海口。該逆杉板小船。既可

駛入。自應嚴加防範。著該河督嚴飭各營。巡防瞭探。並將所選

河兵。勤加訓練。毋任稍有疏懈。俟湖南幫船過竣。即飭委該道

親往督巡。至漕運經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

入江要隘。則以江陰鵞鼻嘴為最。該處江窄山峻。下有伏礁。若

於此處扼險守禦。如有逆船駛近。我兵轟擊。自可得力。其應如

何添兵駐防之處。著牛鑑、麟慶、程矞采、會同商酌。務令足資防守。毋稍大意。其瓜洲江口內河。亦著該督等督飭所屬。小心籌防。遇有形跡可疑漢奸。即行盤詰嚴拏。以重防守而利漕行。將此各諭令知之。